

微纪录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背影

■王宏伟

凌晨1点,楼道里传来一阵窸窣的脚步声,老董睡得很浅,用手揉开双眼,躺在床上等待敲门声。

“咚咚咚。”

“怎么了?”老董问。

“董技师,观测雷达出故障了,现在采集不到数据,7点就要按计划组织飞行……”原来是气象观测值班员小何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老董迅速穿上衣服。

在这个长白山脚下的小镇老董已经服役20多年。他知道,飞行部队“靠天吃饭”,天气预报直接决定着部队的工作安排。

5分钟后,老董爬上楼顶。虽未到深冬,呜咽的寒风还是像刀子一样刮得脸生疼。老董左手拿着手电,右手拨弄着线路,不时用手背揩干迎风的冷泪,一晃一个小时过去了。

“董技师,夜间视线不好,温度又太低,故障明天再排吧,看起来天气不错,我们就报天气晴吧。”楼下值班的小何在对讲机里喊。

“那怎么能行,天气变化无常,我们决不能有侥幸心理。”老董生气地回答。“我明白了。”小何的脸有些发烫。

又一个小时过去了,这时电脑屏幕突然出现了信号:风向200度,风速4米每秒……

“董技师,有信号了,故障排除了。”小何兴奋地喊道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老董只回了一句。

时间滴滴答答地流着,对讲机再没传来老董的声音,小何以为他已经回宿舍睡觉了。

4点30分,预报员在四楼预报大厅集体研究天气。

“楼顶怎么好像有声音,谁在上面?”台长问。

听到这话的小何先是一愣,然后马上爬上了楼顶,映入眼帘的是老董的背影。

休假

■殷嘉泉 王梦君

“切好的鱼肉放入碗中,倒适量的料酒去腥,胡椒粉、鸡精……”某旅发射连副连长胡金标照着手机里的视频一步一步,心里想着,酸菜鱼味鲜美,她好吃一口,幸福的味道肯定会像鱼汤一样浓郁。

相距3000公里,胡金标第一次到妻子吴秀娟所在部队探亲。吴秀娟依然早出晚归,胡金标便主动承担家务,钻进了厨房,笨拙又细心地抄起勺子。

吴秀娟晚上回来,品尝着酸菜鱼美味,津津有味地说:“导弹操作手做饭,果然是杀鸡用宰牛刀。”

很快,胡金标的探亲假就结束了。踏出营门时,胡金标回头看了一眼,与在原地目送的吴秀娟相视一笑,互相敬了个军礼。胡金标分明看见,妻子的笑容里闪着泪花,他不禁大喊:“下次就轮到让你换座军营休假啦!”

送药

■王惠娟 魏思远

“我母亲心脏不好,替我给母亲送些药。另外,我去抗疫的消息一点也别透露。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。”收到同事季思发来的消息,军嫂李琳想都没想便回复。她把那些隐瞒季思母亲的话在脑海里反复推演了无数遍后,终于站在了季思母亲面前。当她面对季思母亲那慈祥的面庞时,头脑变得一片空白。

见李琳一言不发,季思母亲轻声地说:“小李,我看电视上播放着很多医务人员去执行任务的消息,是真的吗?”李琳脱口而出:“当然,这是每个医务人员的职责。”

“季思不是也去了,她有日子没有回家了。”

李琳不知说什么好,她的眼眶有些湿润。

房间突然因为两人的沉默安静了下来,连呼吸声都浮了上来,变得轻而透明。许久,季思母亲缓缓地说:“小李,你知道季思名字背后的故事吗?”

“阿姨,我不知道……”她有些惊讶。季思母亲张口那刻,眉头紧锁,似乎要通过这种方式压制住尘封多年的往事。

“季思生下来那时不叫这个名字,在她三岁那年,遇上特大洪水,家里房屋被淹没,我们趴在房顶上被几名武警战士救上岸,为记得这件事,才改叫季思的。”

“季思怕我知道她去执行任务会担心,就让她当我不认识她,小李,你做得对吗?”季思母亲拍着我的肩膀说。

“一定做到。”李琳感到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。

花开金灿灿

■李国选

家看,这是什么?你们哪个能叫出名字?”随着他的手势,只见几棵碧绿的嫩苗迎风抖动。“这是啥?”“是啥?”见大家一头雾水,唐启德呵笑了起来。须臾,他郑重地说:“你们可能不知道,这东西学名叫菊芋,俗称鬼子姜,长起来足有一人多高,开黄花,它的块茎类似我们日常吃的生姜,因为天然生成,又长得鬼头鬼脑,所以叫鬼子姜。用这东西腌咸菜,嚼着嘎嘣脆,越嚼越香,可下饭呢!”他停住话头,挪步换了位置,带着几分神秘地说:“鬼子姜名不虚传,好似《封神演义》里的土行孙,到处窜,生命力特强。”说罢,静默了一会儿,又说:“我小时候屋后就长着这东西,上秋,母亲总要腌几坛子。春荒时节,靠它就着红薯和玉米面糊糊填饱肚子。”他随即对宋榕布置了管护鬼子姜的任务,然后弯腰轻轻抚了抚那嫩苗,起身离去。

日子天天过,鬼子姜噌噌地长,这东西真如唐启德所言,在土里生根子,竟然成连片之势。宋榕隔两天就去地头观察鬼子姜长势,心里乐滋滋的。

入夏时节,鬼子姜花蕊绽放,花盆有碟子般大小,花瓣疏散柔软,花色纯黄,在风儿吹拂下频频颤动,远看金灿灿一片,成了营区独特的景致。

秋风渐起,天气转凉,鬼子姜花朵失去了往日的艳丽,也预示收获的时机到来了。宋榕带着几名战士一字排开,铁锹翻动处,一个个奇形怪状的“小精灵”蹦了出来,有的呈人形,有的似动物。战士们不停手地收拾,足足装了两麻袋。唐启德当即指示:一半由炮一连食堂腌制咸菜,分送各伙食单位品尝;另一半待来年春天分发栽种。从此,在连队小菜的序列里,鬼子姜异军突起,官兵吃得十分可口,唐启德更是乐得不拢嘴。

时光荏苒,又到了鬼子姜收获的季节,有的师首长要退休了,师里决定按个人意愿为其制作一件可心之物,以作纪念。唐启德表白:“我啥也不要,就带点鬼子姜种在房前屋后。”

随着综合国力增强,部队现代化进程加快,供应标准提高,生活物资由服务

中心负责采购,鬼子姜也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从战士餐桌上消失了。对这个变化,退休多年的唐启德有所耳闻,心里不免焦虑起来,在吃饭时夹起自家腌制的鬼子姜,对老伴刘春秀念叨:“没有鬼子姜,那战士咋下饭哪?”刘春秀挪揄地抢白:“现在战士伙食标准都提高了,天天见肉,谁还稀罕你那鬼子姜?”唐启德正色反驳:“你说啥呢?那国宴都得有冷菜拼盘,战士餐桌咋能离得了小菜呢?”刘春秀反问:“人家不会制作别的小菜,非得吃你那鬼子姜?”唐启德叹口气,颤声说:“这鬼子姜可不一样,有我这老家伙的心血啊!”继而又说:“你也看了,电视上天天报道,现在实战演练正是较劲儿的时候,没有可口的小菜调剂,战士吃得不爽口,岂不影响训练?”刘春秀不再接茬,唐启德低头吃饭,餐桌上的气氛凝重。

不料,唐启德竟然下决心要回老部队送鬼子姜,刘春秀别不过他,于是选择春节时节,俩人带着一大包鬼子姜走进了阔别多年的老营房。迎接他的是现任旅长,当年的炮团连长宋榕。宋榕见唐启德带着鬼子姜,顿时明白了老爷爷的来意。唐启德动情地对宋榕说:“今天条件好了,吃不吃鬼子姜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,而且要把这种作风带到练兵备战上。这是我这个老家伙真诚的心愿。”唐启德话语沉重,宋榕频频点头,应声回答:“请首长放心,我们不会让前辈失望的。”

第二天,唐启德带着营房职工在营区四周墙根栽种上他带来的鬼子姜。一周后,唐启德老两口要回去了,宋榕过来送行,唐启德留恋地说:“但愿不虚此行,秋后,我可能再回来看看。”宋榕赶紧接话:“欢迎老首长随时回老家。”

部队实弹射击归来,宋榕就交代陈学祥领着服务中心的人腌制咸菜,他断定唐启德一定会杀回马枪的。

“旅长,该去接站了。”陈学祥一声招呼,把宋榕从沉思中唤醒,他猛地起身,应声说:“走,接唐老爷子去。”

更为恼人的是,就在上尉仰头的瞬间,一坨污物不偏不斜地落在上尉那高挺的鼻梁上。

望着上尉扭头离去的背影,不仅仅是黄鹞和英子,就是班长李薇也感觉到了,燕子窝保不住了。

那两个女兵刚一下床,班长李薇也醒了,与其说是命令,倒不如说是小声劝说:“别去了,去了也没用。”

“班长,我们想去跟上尉说说,这儿多寂寞啊,好不容易来了燕子,不就是有时即兴唱了几曲嘛。”

“睡吧,明天再说。”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。”李薇用朱自清《匆匆》中的话作结。

第二天,日头刚把黑夜挤出房间,女兵就被窗外的啾啾声唤醒,贴在窗户上向外张望。只见上尉一个人麻利地爬上了门前那棵大树。女兵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,可能拿可爱的燕子出气啊!出乎意料的是上尉从包里拿出一个用细枝条编成的鸟窝,挂在了枝头上。

渐渐地,又有些幸福的小燕子说话了,它们的语言给寂静的营院增添了新活力。开班务会时,女兵们齐刷刷地涌到树下,李薇数着燕子的身影,一个个呼点着班里的名字。每当这时,上尉总是眯着眼睛,看着云彩飞扬的蓝天。

日子水一样流淌,夏过了秋,秋过了冬。最后的一片叶子也挂不住了,一阵阵铃声在院子里炸开。那是上尉带人在欢送光荣退伍的李薇。李薇擦着眼泪对大家说:“再做一个燕子窝吧,明年春天,燕子们会再来的。”

新编织的燕子窝挂上了树梢,九里山的秋色有了一种新绿,在照片里点缀成别样的风景。那时候,女兵们还没有手机,通信方式仍然有些古老,多是通过邮局传递。女兵班在树下照了合影,她们想着要寄给远方的班长:班长,你看又是一年了,新燕子们又快来了,什么时候……你能来一趟啊。

这年的雨来得勤,一群群燕子在雨中绕来绕去的,每每它们在屋檐下盘旋时,黄鹞似乎就看到了班长李薇。刚刚挂了少校军衔的上尉也感动了,他那双大手只得一次次柔柔地探摆着。

燕子们在楼前翱翔了几天,最后依依不舍地走了。九里山又恢复了宁静,偶尔在大山里看到天上的燕子,黄鹞总想问它们:你们还认识我吗?喂,你们能飞到班长那儿去吗?看看我们的李薇班长,如今过得怎样了?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正值深秋时节,周六早上营区里只有服务中心的鼓风机在有条不紊地响着。一周前,全旅从千里之外的综合训练基地实弹射击考核完回营,大家脚打后脑勺地忙活了一周,总算得到休息。有一个人却不能松懈,这人就是旅长宋榕。这不,五点钟天还没亮,宋榕就直奔服务中心。

宋榕要看的不是粮菜肉食,而是用鬼子姜腌制的咸菜。部队回到营房,宋榕就交代中心主任陈学祥抓紧进行这项工作,因为这件事儿实在特殊。陈学祥打开储藏室房门,宋榕看到靠北面墙上溜摆放着五口大缸,走过去一看,见那白白生、鲜凌凌的鬼子姜静静地躺在咸水里,不禁心生喜悦。他伸手拿起一个鬼子姜,掰了一块放进嘴里,慢慢地咀嚼,细细地品味,扭头对陈学祥说:“不错,咸淡适宜,要控制好室内温度,千万别别热了。”陈学祥赶紧回应:“旅长放心吧!摆弄这玩意儿,咱是手拿把掐。”宋榕一摆手,说:“可不敢马虎,唐老爷爷和他老伴七点钟到站,一会儿咱俩去接站。”陈学祥不禁一愣,两眼瞪得溜圆,脸上的肌肉绷紧起来:“哈!这老爷子可真够较真的,我以为他不过是说说,没想到还真的杀回马枪了。”宋榕感叹:“老前辈干事业那股韧劲儿,抓工作那股狠劲儿,正是我们要继续发扬的。”

唐老爷爷是宋榕所在旅的前身炮兵师的副师长唐启德,分管后勤工作。当时宋榕是炮团一连连长。那年代,上下顿顿吃白菜、萝卜、土豆乱炖,号称“老三样”。而到了春天,窖藏蔬菜日渐减少,每天都要靠小菜来调剂。这样,制作小菜就成了伙食管理的重要内容。让官兵吃得好,训练才更有劲头,伙食管理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。

一场春雨,柳树才黄。唐启德来连队视察,路过菜地东北角时突然停住脚步。唐启德满脸喜悦地向地面一指:“大

本版插图:李振 版面设计:梁晨

宣誓

■郑茂琦

在退伍的季节,老兵们回忆过往,万千思绪就像泉水一样喷涌。我竭力控制它缓缓流出,一掬掬捧给读者。

副师长唐启德退休时带走了鬼子姜,把对部队的思念种在房前屋后,他的家被装点得和军营一样金灿灿的。野菜中还有一种金黄色的花,叫苦菜花。作家冯德英写道:“苦菜的根虽苦,开出的花儿,却是香的。”歌谣里唱:“吃苦受罪心里甜,苦菜花儿万年香。”唐启德在家时常挂念老部队。他想,战士们应该尝尝这个鬼子姜。这寓意与苦菜花一样,在官兵吃好的基础上,鼓励战士多吃苦,这样训练才搞得更好。

有人做牡丹,就得有人做胡杨;有人喝甘露,就得有人喝苦水。驻守西北的王智就是一棵苦水浇灌出的胡杨。他不放心离开岗位,不舍得离开军营,离开照亮他人生之路的灯塔。只有看到岗位交接顺遂,他才会安心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爱奔赴新的“靶标”。

《似曾相识》中燕子离去引起黄鹞对班长李薇的怀念,情感婉约而不失旷达,毕竟“燕子去了,有再来的时候”。班长李薇告别军营时的泪水不是脆弱的表现,它代表一颗真挚的心向祖国宣誓:我的青春要继续为国家绽放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立冬后,整个营区就笼罩在强劲的寒流中。一阵大风从库房门前狭空地卷着泥沙扑来,上土王智不由得裹紧了迷彩大衣。他用皴裂的手指触了触挂着鼻涕的鼻尖,大脑皮层感到一阵干裂的疼,不由地一路小跑进了库房。

王智从货架上扛起一袋面粉,费力推开被风抵住的库房门。他发现,在地处祖国西北的坦克训练场场站,严冬就这么匆忙地来了。

在秋季紧张的实弹射击结束之后,这个远离团部的只有十多人的靶场恢复了难得的平静。没有了平日里震动的炮声,王智的手也不像那段忙碌的日子一样灵巧自如了。

王智的手今年裂得特别早,因此在第一次疼痛袭来时,这个中高级厨师还惊诧地以为锋利的刀口切中了自己的手指,下意识地把手指含进嘴里。

明年他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厨艺了,12月份是退伍的季节。王智好像还没有做好交接炊事任务的准备,接任炊事员蔡湘更没有。每当王智想起他烹饪的流程和配方,那个上等兵都会像靶场上的隐显靶一样晃动着脑袋。

谁也没有料到任务突然来临。“训练计划调整,3天后要组织一次实弹射击。”上级向靶场领导传达命令的时候,电话里吱吱啦啦的电波盖过了窗外肆虐的风声。靶场领导挂下电话,集合人员,第一句话就是“保障器材和炊事用具必须提前准备”。命令下达后,王智就带着大伙紧张地忙碌起来。

当天早上四点,灯光昏沉,晨雾蒙蒙,大伙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,揉面,切菜,设置靶场,不过寒气使得他们每一个动作都很僵硬。

王智还像往常一样,什么都准备自己亲自动手。刚活动下胳膊准备继续揉面,一旁的蔡湘突然握住了他的双手。王智低头看了看,手指上多出的几个裂口竟在缓缓渗血。这时,他才感觉到丝丝疼痛。片刻之后,王智拍了拍蔡湘的肩膀,什么也没说,就这样平静地完成了工作交接。



暖风吹来

■袁金涛

是该放手了,蔡湘已经跟着他学了三个月,王智一直忧虑着,担心着,每次都少不了要指指点点,好像从没真正放手,或许是自己太执着,太不舍,太想看到大家吃自己做的饭菜了。

好在蔡湘的技术并没有那么糟糕,一早抵达靶场的官兵吃得津津有味。

收拾好厨余碗盘,部队集合登车出发,叮叮咣咣的声响再次充沛地弥漫在场站的每一个角落。王智包扎好手指,留下蔡湘独自在操作间里,他努力克制自己,应该对这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年轻人信任,再信任一点。

窗外,远方靶场上靶标高耸立,一发发坦克炮弹破膛而出,大地瞬间腾升起层层浮土,穿云破雾成功命中,导轨上快速移动的靶布轰然炸裂。那声巨响让紧绷着的王智感到放松和踏实,如同受到了表彰一般欣喜。

远处的气浪徐徐传来,仿佛一阵暖风轻轻吹过,带走了场站笼罩许久的寒意。王智抖了抖大衣,感到胸膛里充满温暖。

似曾相识

■程多宝

这一回,真的保不住你们了。燕子呀,你们这不是故意惹祸上身吗?好好的都把你们忘了,可你们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冒个泡。

上等兵黄鹞越想越急。她从上尉那不悦的眼神里预感到,这次上尉不会善罢甘休。

窗外月华如水,苏醒的虫鸣乘着春风闯进女兵宿舍。黄鹞轻声轻脚地下床,英子还是醒了。英子也是上等兵,两人好得像一个人。英子悄声地问:是燕子惹怒了?这回上尉肯定不会听我们的……黄鹞的小嘴,向上尉那间亮着灯的屋子努了努。

九里山下的这座营院,在以前,男兵的眼睛横扫竖拖也看不到异性。谁知道就在大前年,这个叫气象室的单位,破天荒“下凡”了一拨女兵,叽叽喳喳地如一窝燕子似的。

这倒也罢了,大不了日子多一份色彩。偏偏天上的燕子也来凑热闹,它们剪子似的翅膀盘旋绕去,引得女兵们阵阵笑逐。这还不算,上尉休假归队那天,发现楼梯平台上栖着一个燕子窝,就像新来的邻居安了家。

长征

第5039期

